

直面「開支貧窮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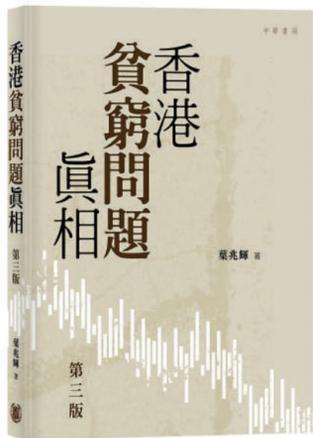
燈下集 楊田

近期，香港發生多起暴力事件乃至命案。這不僅讓市民心驚，也促使社會繼續審視因「貧窮」衍生的社會問題。因為情緒問題和糾紛，往往和「貧窮」有很大關係。我近日閱讀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葉兆輝教授的力作《香港貧窮問題真相》（中華書局，二〇二二年）。結合到近期社會事件，這本書的分析及解決思路引發我的思考。

這不是一本輕鬆的書。雖然我對香港的貧窮問題已有感性認識，但通過閱讀本書看到大量關於「貧窮」資料的統計和分析，我仍感到十分震撼。葉教授從貧窮的定義和聚集形勢分布和特徵開始，分析貧窮數字反映出的問題。在「政策介入後」，香港的貧窮率有所下降，反映政府扶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。但正如葉教授指出，總體來說，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還非常顯著，任重道遠。葉教授按「在職貧窮」「青年貧窮」「長者貧窮」「離職人士的貧窮」「少數族裔人士的貧窮」及「殘疾人士的貧窮」分類，詳細分析每個群組貧窮的原因和面對的特殊困難。我認為，這部分「分類討論」得很有價值。例如，在「長者貧窮」部分，葉教授進一步把長者分成四類：「不貧窮」「只收入貧窮」「只開支貧窮」和「收入和開支貧窮」。其實，社會上早就討論過「低收入、高資產」的長者群體。葉教授通過這個四分法，希望大家進一步聚焦到「開支貧窮」的長者。這部分長者，在年長的情況下仍需要工作，他們可能表面上收入比一般長者高，但往往需要省吃儉用養家糊口，實際生活水準較低，他們的需求更加需要重視。葉教授呼籲，政府在對投放資源排優先順序的時候，應該增加「開支貧窮」這一指標，令長者扶貧更加精準。對此，我十分認可。

葉教授總結，香港貧窮問題的出路在於「政府作為+社區行動」。在政策方面，他建議採用提升最低工資、鼓勵長者再就業、政府減少外判工作、改善居住情況、加強教育等方法。我認為，這些大方向是廣受認可的，關鍵在於落地項目及其持續性。例如，NGO Foodlink採用「到膳食供應商及餐廳收集剩食，分派予有需要人士」的模式，非常具體、直接、可持續，我認為這種模式值得推廣。又如，這幾年政府派發消費券，我認為對市民有實惠，但或許只能作為短期策略，無法長久。長遠來看，必須觸及諸如土地供應等「硬骨頭」議題。

此外，應該有計劃地推動社區經濟發展。現在香港已經有不少社區經濟發展項目，但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。其中，可以優先考慮社區託兒服務及社區護老服務。社區託兒服務，一方面可以釋放更多的女性到勞動市場，另一方面從價格上也處於大部分家庭能承受的範圍。至於社區護老，則能匹配富餘的勞動力及社區內亟需照顧的長者。總而言之，貧窮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社會問題，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長期關心和持續努力。



葉兆輝著《香港貧窮問題真相》。

甲骨文與人工智能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刻寫在獸骨上、竹簡上、石頭上、青銅器上的甲骨文，是中國最早成系統的文字。世世代代對甲骨文的

研究，不少學者苦行僧似的傾注了幾十年的心血，對其進行分析、輸入和摹本製作，研究環境特殊，研究工藝要求高，一個小失誤，也可能難以彌補。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及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近日舉辦的講座「人工智能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應用」，邀請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的莫伯峰教授主講，教授深入淺出地剖析神秘的課題，把古文化與人工智能相結合，講座生動有趣。

繼人臉識別、文字識別、圖像識別之後，這些年，古文字工作者們嘗試把ChatGPT運用到對甲骨文的

研究工作中，用人工智能協助對古文字的識別，並且收穫卓有成效。機器是人類製造的，把人類的智慧從腦子裏摺出來，轉換成數字輸入機器，讓機器將其規則化、系列化，再做成規範的文本供人類使用。莫教授說，把出土的十幾萬件甲骨文殘片拼合起來，把一大堆凌亂的竹簡有序地排列起來，使之組成有關聯、有邏輯、有學術價值的史料，這樣繁複的工作，如果由人來做，極不容易，且影響準確率。但是讓機器來復原和分析，事情就變得輕鬆多了，準確率亦提高。

這是一門深奧的學科，莫教授提及的「有監督學習智能模型」，我的理解大概是人與機器互補，將甲骨文拓本、摹本、照片按人的意志讓電腦分析，辨認，組合，去偽存真，根據規則盡量還原成書寫者的原意。

要讓人工智能好好地工作，學者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。這是一門交叉性的學科，多模式，多效應，揉和歷史、文字、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知識，一件文物出自什麼朝代、在什麼地方發現、製作人的身份如何、所表達的意思想是什麼，古文字編纂工作，正在掀起一次新的革命。

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，甲骨文把中國文字形象化、會意化、語音化。而今，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每天都在影響人類的生活。甲骨文亦不再限於一門古老學科，它結合ChatGPT，研究顯得年輕，充滿活力，失誤少了，質量更佳。

研討會是專業的，但也面向普通大眾。莫教授提到的綴合、辭例歸類、青銅器斷代、竹簡編聯等詞彙，經過一番講解，我們也能明白大概。這是一堂古文化大眾課。

一項能翻譯甲骨文的技術，正在智能化地形成。將來或許我們只需手機一掃，就可以輕鬆與古人交流，輕鬆讀懂他們的所思所想。人工智能不但創造未來，還將追溯遠古。



北京連續四十攝氏度高溫，「熱度」霸居全國之首。避暑勝地只有家裏。大街小巷可見的人影，多是為躲在家裏的人們送東西的快遞小哥。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北京連續四十攝氏度高溫，「熱度」霸居全國之首。避暑勝地只有家裏。大街小巷可見的人影，多是為躲在家裏的人們送東西的快遞小哥。聞問我：香港比北京熱嗎？想想，似乎真不是。印象裏，香港的夏天很少超過三十四攝氏度，大多在二十七至三十三度之間徘徊。有時會悶熱幾天，空氣紋絲不動，小火煲湯似的熱法，那一定是悶着雨呢，不會持續很久。文火悶熱後，一場豪雨傾盆而下，燥熱立馬消退。

這座有山有海的城市，也被山川海洋呵護着。山川海洋就是這座城市的天然大空調，靠近半山的堅道一帶綠植覆蓋的山透出隱隱幽涼，傍海步道海風拂面總是清涼。丘陵海洋造就了香港溫潤的氣候條件，熱冷都不極端。

哪怕走在德輔道或者皇后大道兩條橫貫鬧市的街道，無處不在的強大冷氣（香港空調機比較少冷暖雙功能，大多僅製冷，故港人慣稱空調為「冷氣」），會從大商場、寫字樓、餐館、港鐵口……但凡有門的地方滾滾而出。走熱了，隨便往哪個口一站，「寒流」一吹，熱氣減半。若想比較徹底降溫，進到商場酒店寫字樓大堂，不消一會兒立刻「速凍」。

也可以這樣說，但凡有門的地方，冷氣永遠保持在十八攝氏度。香港的冷氣，不僅用來控溫，也用來抽濕，否則人們會覺得透不過氣。所以一年四季、二十四小時不停。寫字樓內待一天，出到室外，再熱也不叫熱，是「暖和」。一天當中在室內吸收的「冷氣能量」，足夠支撐到家，一時半會兒不會化凍。乘坐巴士地鐵，想打瞌睡有點難，冷峻的氣溫讓你將「精神小夥」的氣質拿捏得死死的。在餐館吃一頓飯，也是一邊儲存熱量，一邊要用剛吃下的熱量「抗寒」。我的恩師當年參加談判在香港待了三年多，被「港式冷氣」吹得至今不敢開冷空調。

有港漂人自嘲「我是一隻來自北方的狼，在八月的香港凍成一條狗。」當你習慣了夏天在揹包裏塞一條披肩、小外套，這才算懂香港了。有的餐館會準備幾條厚披肩，如有需要可向服務生詢問借



人生在線 魯力

清晨，陣陣蟬聲從院裏的香樟樹間傳來，代替了鳥鳴叫早。靜心聽來，隔夜的蟬聲，似乎還沾染了清晨的露水。飄來的蟬聲，竟然帶了些許涼意，蟬聲裏飽飲露水的蟬音，清脆而又帶有水音。夏日聽蟬，隨着一天氣溫的起伏，各有不同感觸。從旭日東升，盛陽暴曬，到夕陽西下，蟬鳴之聲不絕於耳。但在一天之中，不同時間聽蟬，蟬聲或飄逸，或嗚噪，或嘶啞，其聲陶然，卻是奏鳴着不同的樂章。聽蟬，時節各異，韻味別樣。

在記憶中，兒時的夏天似乎沒有這麼熱。那時沒有空調，夏日經常端個板凳坐在門口乘涼。小時候住在一個四合院的偏院裏，門廊是由四塊大石板壘成。夏夜打個赤膊，背靠在門廊的石板上，一絲絲涼意從後背沁入心裏，微風吹拂，讓人飄飄欲睡。夏天裏，母親經常會買個西瓜當水果，放在桶裏打盆井水泡着。驕陽當午，切個井水西瓜，涼絲絲的入口，是最好的解暑水果。

夏日捕蟬，也是兒時的娛樂項目之一。我會找上兩根長竹竿，把牠們捆在一起。去

夏季的香港

用。此時，我在溫帶的北京艷陽裏揮汗如雨，亞熱帶香港的朋友可能在無處不在的冷氣下瑟瑟發抖。

夏季的香港，涼茶是祛濕解暑的恩物。街頭涼茶店擺滿成杯成瓶成桶各種顏色的涼茶，帶着不可名狀的草藥味的神秘氣息。

中環的百年老店春回堂，高峰時期平均日售上千杯涼茶。其所用中藥材達六百多種，包括許多稀有藥材，鎮店名物為龜苓膏、甜花茶和廿四味。鴻福堂是香港連鎖店最多的中式草本產品店，分店遍布多個港鐵站，他家的涼茶做成樽裝，夏枯草茶、雞骨草茶都有。

龜苓膏倒是在香港茶樓經常作為餐後甜品吃到。曾喝過一次廿四味，味道很中藥，似乎集合了所有的苦味……喝了胃痛、可能太過寒涼，弄得我有點怕了，其他味道的也不敢嘗試了。

香港的潮濕在乾爽的北京是難以想像的。空氣濕度通常在百分之七十左右，雨天百分之九十以上，牆壁地面都滲水珠。人們的常識是吃辣除濕，但港人對於辣味有着自己倔強的堅守，打風天超市各種蔬菜一搶而空，唯獨留下辣椒無人問津。疫情期間，公館堂區別南北菜的金標準就是一條：辣/非辣。

在港時，若想換換粵菜「口味疲

「從廣州出發」



市井萬象

「從廣州出發——『南海1號』與海上絲綢之路」展覽正在位於廣東廣州的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區舉行。該展覽匯集國內十二家文博單位的四百餘件（套）文物，其中超過三分之二文物為首次展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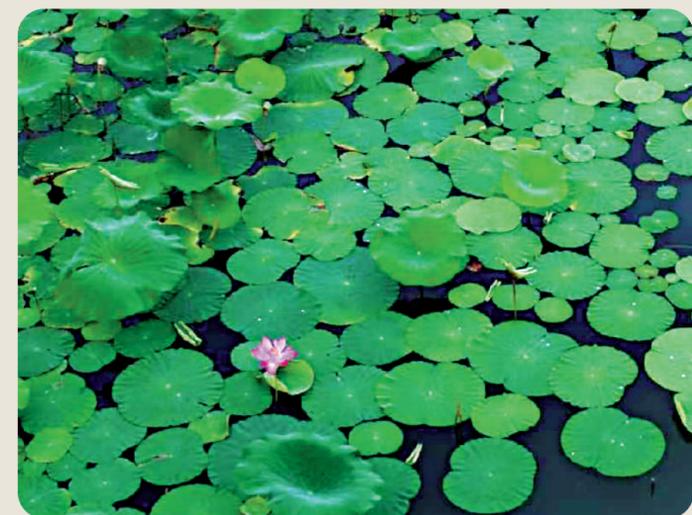
中新社

勞」，就去有正宗湖南廚師的餐館，來一頓又辣又香、極其下飯的湘菜，既符合幹飯人要求，又解舌尖上的鄉愁。有時也去吃川渝味火鍋。無論哪家，堂中食客多為講普通話者。我的老領導曾長期在川渝地區工作，退休後夫婦倆自費來港旅遊，專門找了家川菜館約我見面。味道差強人意，倒是服務生小姑娘讓他們找到了鄉音。

內地大眾化的川菜，在香港檔次陡升。荷李活道那邊有一家隱在石階口的川菜館（好像叫「回憶」），魚香肉絲、宮保雞丁吃出了燭光晚餐的氣氛，食客多為老外。當然價格也不菲。居港幾年後發現，食辣水平不知不覺直線下降，對辣味的承受力跟香港本地號稱「能吃辣」的朋友差不多了。回京後，到湘菜館都有點不好意思了。

港人外表似乎也「掛相」。網友總結出一些港人特徵，包括並不限於：現金支付、運動鞋、雙肩包、滴露搓手液、說話夾帶英文……一對照，發現自己幾乎個個「中招」，至今仍保留了「運動鞋+雙肩包」。港人即使西裝革履，也背雙肩包。個人體會：那是「真香」，舒服方便。還有加橋粉的甜豆花、餐後吃甜點或糖水、魚要清蒸才鮮……

居港「後遺症」種種，不知不覺。——歷數，蠻有趣的。



一池清涼。

作者供圖

夏日聽蟬

桃樹上掏點桃膠，黏在竿頭上，就是最好的「捕蟬器」。小孩子負責從樹上黏蟬，小孩子拿着鑽了幾個透氣孔的鐵盒跟在後面，把捕來的蟬關進鐵盒。夏日到小河水游泳、抓蛤子也是兒時一大樂趣。那時的福州，河汊縱橫，小河清澈。炎炎夏日，泡在微涼的水中，歡快暢泳，找一個小河水游個一小時，夏日的炎熱早就消散於河水蕩漾之波中。每次去游泳，我們都會帶個臉盆，停在一處蔭涼河段，用腳踩在河泥裏抓蛤子。半天不到，就可以抓到一小盆蛤子。然後，大家開心地回到家，找個鍋煮了蛤子，一邊吃肉，一邊喝湯，美味極了。

歷來古人聽蟬聲，更是各有情懷趣意。古往今來，文人雅士詠蟬頌蟬，寫蟬畫蟬，愛蟬愁蟬，蟬在文人墨客的筆下，被賦予了各種色彩。「一聞愁意結，再聽鄉心起。渭上新蟬聲，先聽彈相似。」在白居易的筆下，蟬是化不去的鄉愁。唐朝孟浩然在仕途潦倒之際，通過「日夕涼風至，聞蟬但益悲」，用寫蟬把其時頹廢的心情描述得淋漓盡致。歷代文人雅士有時會將蟬與「禪」相連起來。正如宋朝楊萬里所指：「蟬聲無一添煩惱，自是愁人在斷腸。」說白了是「觸蟬生情」，無論是喜怒哀樂，還是悲涼煩

憂，都是文人墨客們觸物生情，借「蟬」發揮罷了。

近年以來，福州不知從何時開始也成為全國的「四大火爐」之一。每年六月下旬以來，榕城都要進入約九十天的三十五攝氏度以上的「高溫期」。每到夏季，白天不敢出門，都只能躲在空調中「度夏」。每日看電視上的天氣預報，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溫區比比皆是，真是「全國山河一片紅」。今天我們聽到蟬鳴已沒有古人那麼沉重的思緒了，這或許是當今的生活節奏與時代變遷之故吧。但是，隨着全球性的氣溫升高，我們已經永遠回不到兒時的夏季回憶了。

夏日的暮色，蟬聲也叫得格外動聽些。與正午烈日下的蟬聲不同，暴曬下的蟬聲是炙日燒烤下發出的嘶喊，那聲是煩躁不安，吵人睡眠。而暮色裏的蟬聲是黃昏裏的優雅歌唱，那是蟬頌，是貝多芬的《歡樂頌》。在古人詠蟬詩中，我還是最愛朱熹《南安道中》的兩句詩：「高蟬多遠韻，茂樹有餘音。」其中的那個「韻」字，真乃神來之筆。「心靜自然涼」，當你靜下心來，響徹於炎炎夏日的蟬鳴已不再是令人生厭的嗚噪之聲；而是輕鬆婉約，悅耳動聽，融會天成的天籟之音。